

“五子登科”图案中的莲花

□彭牧

民间年画和剪纸在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，不仅传承着历史知识、文化传统，点缀着单调平凡的家居生活，更包含着深层的希冀与祈求。事实上，年画与剪纸的张贴本身，就构成年节仪式与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们以一种视觉符号的物质化形式，或明或暗地表达了各种礼俗仪式中人们的心态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趋吉避邪的心态。“五子登科”就是这样一个与历史传说有关，表达了对官宦功名、子孙飞黄腾达的追求的吉祥图案。

在中国人传统的多子多孙的观念中，“五子”之数的确定，可以上溯至对周武王有“五男二女”的仿效。从两宋至明清，“五男二女”已成为中国人子孙繁衍的标准^①。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，进入上层社会的有限途径，最普遍或者说可

能性最大的，就是通过科举考试。因此，对于“五子”的最大希冀，莫过于“五子登科”。宋人窦禹钧(燕山)“五子登科”的故事恰为这种希冀作了最好的证明。据《宋史·窦仪传》，窦禹钧有五个儿子：仪、俨、侃、偁、僖，相继及第做了官，冯道曾为此赠诗与禹钧：“燕山窦十郎，教子以义方。灵椿一枝老，丹桂五枝芳。”从此，夹杂着历史与理想，“五子登科”成为民间艺术中一个重要的题材，在年画、剪纸中都有着广泛的表现。

一般说来，“五子登科”的图案往往是旧时婚嫁时内室墙壁上、炕周围和桌围上的装饰图案，表达的是人们对婚姻的美好祝愿。在河南、河北、山东一带，在内室房门，特别是婆婆房门上的文官门画中，也有“五子登科”的门画。其图描画一文官手举两个幼童，膝前还有三



五子夺莲

个童子围绕,这“五子”手中分别执着莲花、牡丹花、金蟾以及象征“前途光明,子孙登科”的花灯和谐音“平升三级”的插戟的花瓶——所谓“瓶升三戟”。在其他的形式中,图案多画五个儿童为戏,有时有文字注明“五子登科”;有时儿童用身体组成渐渐升高的样子,取意“五子日升”;有时童子以莲花为戏,直接题为“五子夺莲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些图案中都出现了莲花:门画五子中一子执莲,“五子日升”中亦有一童执莲,已写明“五子登科”的图案中也有一孩童执莲,更不用说“五子夺莲”了。

莲花在民间年画、剪纸中是常见的题材。莲花的常见寓意,有以下两种:一是“莲”谐音“连”,“荷”谐音“合”,一个表连绵不绝,一个表合聚团

圆,“连生贵子”、“和合二仙”中的莲花就是如此取意。二是自古以来,莲花就是女性、生殖繁育、生命起源的象征。闻一多在《说鱼》中指出:“(汉乐府《江南可采莲》)‘莲’谐‘怜’声,这也是隐语的一种,这里是鱼喻男,莲喻女,说鱼与莲戏,实等于男与女戏。”^②这种民间象征,随着佛教的传入,上升到了更为深刻、抽象的层面,同时在民间也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与发展,当代民间剪纸中大量的“莲族艺术”与生殖崇拜的清晰关系即是明证^③。

如果说在婚嫁场合出现的“五子登科”中的莲花或多或少具有上述“连生”、“多子”的含义的话,那么这里的莲花表达的则是中国人观念中莲花的另一种象征意味,即莲花与登科、仕途的



五子日升

关系。在我国栽培的莲花中,有些花形不太稳定的品种,如花托分裂为二,像两朵花,常称为并蒂莲,此外还有花托分裂为三、为四的。这种花形的变异和旱地生莲等异象,在南北朝时代就被视为瑞祥的征兆。《宋书·符瑞志》中留下了许多这种记载,如“文帝元嘉七年七月乙酉,建康额檐湖二莲一蒂”、“元嘉十六年七月壬申,华林池双莲同干”等等,共有 23 条之多。但此时的瑞兆,只是一个简单的吉兆,并没有将它所预兆的“吉祥”固定在某一方面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举观念的深入人心,人们逐渐把这种“吉兆”固定在了科举、仕途的方面。北宋初年徐铉的《稽神录》中曾记载,有一个叫朱庆源的人,免官来到豫章的丰城,庭院中忽然旱地生莲,家人

很害怕,用许多办法禳解,但莲生不已,只好筑堤注水以成荷池。但就在这一年,朱庆源被任命为南丰令,后又升为大理评事。如果说,到北宋初年,莲生异象所征兆的还不太确定,还会使人惧怕而施行禳解,那么朱庆源的经历,则恰好是对莲生吉兆的一个促进与推动。到了明代,莲呈异象兆示科举中举与出人才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,在明代地方志中,这种记载层出不穷。也许因为古代官学中的泮池常常栽种莲花,所以泮池中的“瑞莲”也最为人看重。据《吴县志》:“正统三年戊午六月县学泮池瑞莲一茎三花,是科东洞庭施槃乡举,明年状元及第。”又据《靖安县志》:“嘉靖二十四年夏五月,泮池内莲开并头花一朵,芬芳袭人,虽一物之微,实间生之

瑞,其后人才渐盛,兆于此耳。”间生,是所谓间气所钟而出;间气,特指为臣者所禀赋的特殊天地之气。莲花从此成为“间生之瑞”,预兆人才的出现,莲花的

在《爱莲说》中把莲花称作“花之君子”,主要表达的还是一种士大夫阶层的观念的话——虽然这种观念也应或多或少影响到民间,而民间对于莲花的挺出



五子门神

花数、结子数,也被细加揣摩。《延平府志》载:“成化十年顺昌举人廖中会试将行,适其家池莲开并蒂花,共结二十四子,实老而黑。明年登进士,经官二十四年。人以为瑞莲之应。”而《商州志》载:“万历十八年甲午春,抚治苏公澹衙斋种莲,祝曰:‘秋闱几人捷,当开花几朵。’及夏,池中开花四,又一花斜穿栏干外,比放榜果中四人,未几报由山西中式者一人。”

为什么会把莲花和登科、仕途相联系呢?我认为主要是因为“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。如果说周敦颐

淤泥,则有着更为直观和形象的理解。明《合同县志》:“城东半里许有方塘经十亩,旧名藉塘,有莲盛开。夙传县将有廉吏及士子登科,是莲挺出沙泥,并蒂双头,敷荣献瑞。”莲花从一片污泥中并蒂双头地峭拔挺出、开花献瑞,无疑象征了从平民百姓中脱颖而出进入上层,象征了龌龊环境中高洁的存在。在这里,“莲”与“廉”的谐音相同,也是一个原因。在明代,莲呈异象是出人才的吉兆,并不仅仅为读书人所津津乐道,而是一种深民间的观念。据《曹县志》:“正德己卯儒学后,一妇人汲水见井中



五子登科

莲花叠出水面，言于人。果然是年秋，张世臣、杨迥中式，以为先兆。”打水的妇人在旧时官学后面看见井中出莲，都知道这是出人才的吉兆，真可谓妇孺皆知了。

莲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“五子登科”中出现的。莲花无论是手执的，还是戏耍的，都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图案，它明确地寄寓了“登科”的含义。不管是否有文字书写的“五子登科”，只要出现了五个胖童子和莲花，那么“五子”和“登科”，这两个要素就都有了借以表达的符号。以往的研究往往以为五子为

戏即为“五子登科”，殊不知这看似热闹、喜庆、高雅的普通莲花并不是随意为之的闲笔，而是有它实际的表意。从这里，我们再次体味到民间美术作品的精妙细腻与博大精深。

注释：

①张道一、廉晓春：《麒麟送子考析》，载《美在民间》，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，1987年版。

②《闻一多全集》，开明书店，1948年版。

③王宁宇、党荣华：《陕西民间莲族艺术内涵初探》，载《陕西民间美术研究》第1卷，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8年版。